



Focus 聚焦

08
成都日报



2024年1月12日
星期五



李白不朽的诗歌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与基因 制图 雨心

最早、最忠实的“超粉”魏万 编定李白第一部诗集

第三次告别长安城，李白决定前往温暖明媚的南方。

已过半百的李白带着一身疲惫与忧伤来了。我猜测，此时的李白心中的冲动一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他常为到底该选择儒家还是道家而矛盾，到了晚年，现实的无情与酒后的壮烈则成为另一对矛盾。

扬州，这座早年时曾在此散尽千金，留下诸多美好回忆的城市，此刻重又走进那熟悉的长街短巷，年过五旬的李白能没有感应吗？人类都是感性的动物，而诗人犹胜于常人。昔年来扬州，李白风华正茂；今日再临扬州，李白垂垂老矣。昔年来扬州，远大理想像扬州城外浩荡的春风吹拂得人骨头酥麻；今日再临扬州，一切的青春梦幻，如同草间的露珠，日头一照，无影无踪。昔年来扬州，富家子弟李白腰缠万贯，挥金如土，不到一年的江南之行，竟然花费三十万金；今日再临扬州，贫病无告的李白常常为酒钱发愁……星河斗转，世事炎凉，纵有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又怎能涤尽满腔忧愁？

两千多年前先民的一首歌谣也曾有过这种咋是而今非的感伤——只要人类不灭，感伤就是永恒的：

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
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

然而，烟花扬州给予李白的，也并非完全是愁苦和感伤，正如一个钱币从空中抛出，不会每次都是背面一样。在扬州，一个叫魏万的年轻人找上门来。魏万又名魏颢，曾经隐居于王屋山下，《全唐诗》收录了他仅存的一首作品《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》。这是一首长诗，诗中有“长卿慕谪久，子刻意已深。平生风云人，暗合江海心”之类的句子，它表明魏万乃是李白的读者、崇拜者和追随者，用网络语言说，是超级粉丝。这位超级粉丝追星追得前无古人：为了一睹李白风采，他从河南一路追到山东，再追到江南，终于在扬州找到了李白。

李白对这位年轻的追随者表现得非常友好——与其说是奖掖后进，不如说他晚年寂寞。他发现这个年轻人也是一个激情四射的人。老年人容易在年轻人身上看到自己青春的影子，从而心生怜惜。

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李白不仅认为魏万“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”，还把自己的诗文交给魏万，嘱托由他来编定，这就是李白在世时第一部诗集的由来。两人从扬州一路饮酒，直到金陵分手。分手时，李白认真地写了一首长诗送给魏万。只是，魏万后来没有以诗而“著大名于天下”，而是以李白最忠实且最早的超级粉丝而为人所知。

最风雅真性情的“铁粉”汪伦 文坛佳话流传千古

安徽南部的泾县一带沟谷幽深，青山绿水中藏着一个古意盎然的村镇：连绵的山峰带着青翠从天边驰过，清澈的小溪自山中叮咚游来，又叮咚游走。池塘里，几只白鹅在戏水，高大的院墙起伏起伏，古老的门厅里坐着安详的老人……这是一个仿佛被时光遗忘的世界。走进爬满植物藤蔓的小巷，让人极其疑心，前面就会走出一个峨冠博带的古人，向我们微笑、打拱，带我们梦回唐朝。

距泾县县城30公里的陈村，古名南阳，保存有完整的皖南古民居群，其中明清建筑七百余处。但与境内的另一个地方相比，诗书传家的陈村也稍逊风骚——那就是桃花潭。

全国以桃花命名的小地方，诸如桃花源、桃花山、桃花泉、桃花溪、桃花潭……实在不可计数，但要从中选一个最深入人心的，非泾县桃花潭莫属。

这是一个小学生都熟知的地方。翻开小学语文课本，我们都会看到那首题为《赠汪伦》的李白诗作，它是如此简单而又饱含深情——

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
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

地方史料说，汪伦是泾县的一个财主，也是饱读诗书的名士。和魏万一样，汪伦也想结识李白。他给李白写了一封信：“先生好游乎？此地有十里桃花。先生好饮乎？此地有万家酒店。”——看来汪伦对李白的性情摸得十分清楚。

十里桃花、万家酒店果然吸引了李白，他乘兴前往泾县。等到和汪伦见了面，汪伦告诉他，“桃花者，潭水名也，并无桃花；万家者，店主人姓万也，并无万家酒店。”这种情形有点形同欺骗，只是骗得很风雅。李白没有恼怒，因为他从汪伦的“欺骗”中读出了他毕生一以贯之的真性情。率真洒脱，挥酒自如，在大唐那个充满阳刚与自信的时代，李白是一个代表——代表了一种人格，一种人生和命运的进行时。

青弋江是长江下游的一条支流，全长不到300公里，发源于黄山北麓，一路北流，在芜湖注入长江。泾县县城西南40公里的青弋江段，水面平静，江水幽深，这就是桃花潭。也就是说，

白也诗无敌 垂辉映千春

李白实现了期许，他的诗歌辉映了1300个春秋，还将继续辉映下去
『白也诗无敌』是杜甫的推崇，『垂辉映千春』是李白对自己的期许

重走唐诗里的人生路 李白篇 ⑤

现代诗人余光中说李白，“绣口一吐，就半个盛唐”。

畅销书作家六神磊磊说，如果没有李白，我们会少背很多唐诗，少用很多成语——说童年，没有青梅竹马；说爱情，没有刻骨铭心；说享受，没有天伦之乐；说豪气，没有一掷千金；犯了难，说不了“长风破浪会有时”；处逆境，说不了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；赔了钱，说不了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……如果没有李白，我们熟悉的祖国也会变得模糊，我们不知黄河之水哪里来，庐山瀑布有多高，桃花潭水有多深，蜀道究竟有多难……白帝城、黄鹤楼、洞庭湖的名气都要略降一格，黄山、天台山、峨眉山的风景也会失色几许，历朝历代的文人骚客也会少了很多名句……

明代李贽在《李白诗题辞》中说，“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，无处不是其生之地……死之处亦荣，生之处亦荣，流之处亦荣，囚之处亦荣，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，读其书，见其人，亦荣亦荣！”



桃花潭是一个小学生都熟知的地方



敬亭山被很多诗人吟咏，可谓诗歌之山

本版撰文：晚舟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桃花潭并不是孤立的深潭，而是青弋江的一段。

桃花潭一带，多为低山和丘陵。行走潭边，远处是青黛的山峦，时常有浓重的烟岚像白色的薄纱一样缠在山腰。近处是一年四季碧翠的树林，江阔云低，静水深流。

桃花潭边的万村，几条古旧的老街，保存完整的民居历经沧桑，却依然是旧时模样。村子里，书院、会馆、宗祠一应俱全。最妙的是，汪伦曾向李白夸口的万家酒店也被复制出来——它选址在一座老房子里，粉壁斑驳，马头墙缝里挤出不少青草，在风中轻摇。

位于万村西面的青弋江滨，传说就是当年李白乘舟远去时汪伦踏歌相送的地方。为了给这一流传千古的文坛佳话留一个纪念实体，明朝时，修建了踏歌岸阁。阁楼几经兴废，至今犹在。登阁远眺，桃花潭在村庄和山峦的护送下缓缓北上，继续它的征程。

宣城岁月：饮酒、游山、写诗

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

自晋朝以来，桃花潭所在的泾县便属于它东北面的宣城管辖。从桃花潭到宣城不足一百公里，沿途都是青山绿水，茂林修竹，村落人家，如一首婉约的绝句，虽无振聋发聩之音，却有耳目一新之感。

如果不是安史之乱，很有可能，李白会在宣城及周边停留得更久——很明显，他喜爱这个山不高而秀、水不深而幽的地方。自然风光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这里还有像汪伦这样的铁粉，以及他本人的偶像——谢朓。

谢朓在宣城留下了一座楼——准确地说，是楼的遗址；然后，后人在遗址所在地，用不断重建来抵挡时光的销蚀和兵火的摧毁。

楼并不高，只有上下两层，位于宣城市区一座略微突起的小山上。在李白来到宣城之前两百多年，谢朓做过宣城太守，世称谢宣城。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山水诗人之一，谢朓与其本家谢灵运并称大小谢，谢灵运是大谢，他是小谢。

53岁那年，李白第一次前往宣城，并在谢朓做太守时建的楼上与族叔李华共饮。饮宴而有诗，对诗人来说，是水到渠成的事。李白在诗里感叹光阴疾速，“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”，断言“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”——世事就是这么荒谬，就像有人说的那样：云儿想做一只鸟，

流放夜郎一路友人照应

边走边游的自助旅行

安史之乱这个大背景下，李白蹉了他一生中最令人错愕的一趟浑水。

安禄山的叛军自幽州南下，一路摧枯拉朽，洛阳和长安两大都城先后陷落，唐玄宗仓皇逃往李白的老家四川。李白深知宣城不可再居，他先在杭州暂住了几个月，复觉杭州亦不安全，于是一路向西，避乱于长江之滨的庐山。

庐山是李白的旧游之地。首次到庐山时他才25岁，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壮游。他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震惊，留下了妇孺皆知的《望庐山瀑布》，同时希望结庐此地：“九江秀色可揽结，吾将此地巢云松。”30年后，李白真的隐居此地，根据他的诗可知，隐居地在五老峰下的屏风叠。

隐居才几个月，一个叫韦子春的人三次带着厚礼来到李白草堂，代表唐玄宗的儿子永王李璘，邀请李白下山入幕。永王欲分裂天下，划江而治，不得人心，其时大多数人都已看出来，并采取避而远之的不合作——比如与李白同为“竹溪六逸”的孔巢父，当永王拥兵东进并礼请他人幕时，他就婉言谢绝。

如同上次李白要去幽州一样，这次，妻子宗氏仍然坚决反对。但李白却在众人避之不及的情况下，欣然接受了永王礼聘，成为唯一一位替永王站台的“全国知名”人物。很显然，这还是因为李白一生都在推崇管仲、乐毅、诸葛亮，而

余音

大鹏飞兮振八裔，余风激兮万世

温暖的南方山明水丽，劫后余生的李白享受着美酒与美景的安慰。三年后，像一只躲在僻静处舔好了伤口的小兽，年过六旬的李白又一次（也是最后一次）希望找到出路——投奔平定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人物李光弼，李以功进封临淮郡王。不想，走到半路李白就病了，只好返回，经金陵而至当涂。

当涂是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县，今天属于马鞍山市，唐代属宣城。李白的族叔李阳冰是当涂县令，他成为李白晚年的主要依靠对象。

病重的李白将诗稿托付给了李阳冰，希望他为自己编定诗集并作序。次年春，李白的病稍有好转。他最后一次出游，目的地是当涂南边的宣城。在宣城起伏的山峦间，他又一次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杜鹃花。春阳下灿烂的杜鹃花，让他想起了与它同名的鸟儿，也想起了故乡四川。

春天过去了，杜鹃花也凋谢了，63岁的李白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

唐代宗广德元年（公元763年），安史之乱终于画上了句号。这一年，高适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，是有名有实的封疆大吏；杜甫则从成都移居梓州，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后欣喜若狂，写下生平第一快诗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。

此时，李白在之前一年已经辞别人间。他留给世界的

此时已年过半百，他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。

后来的结果广为人知：至德元年（公元756年）腊月，不到两个月永王就兵败身亡，李白也因此下狱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负责平定永王叛乱的主要官员，便是当年与李白杜甫一起豪饮壮游的高适。李白托人把一首诗送交高适，希望他出手相救，妻子宗氏也出去找高适。但，高适没有回应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，后来杜甫流落蜀中，同在蜀中的高适给予了杜甫不少照顾。

高适对李白的态度，验证了杜甫诗里道出的李白的险境：“世人皆欲杀”——承受了战乱痛苦的人们，对永王的反叛深恶痛绝，李白的作为，只有敦厚的杜甫才会怜其才而担心他遭遇不测。

在崔涣等人的帮助下，李白的性命总算保住了，最终流放夜郎。更幸运的是，因为遍及天下的诗名，他长达一年从浔阳前往夜郎的流放之路，相当于边走边游的自助旅行，沿途照例有朋友或粉丝为他置酒设宴。一年后，他走到奉节，朝廷大赦令传来，他立即买舟东下，充满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喜悦。东下之后，李白由江夏而至岳州，浮汴湘，游零陵——与此同时，一直为李白担忧的杜甫正经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，从洛阳一路逃向成都，最绝望时全家冻饿，不得不在风雪天跟一个养猴子的老人上山挖黄精糊口。

最后一首诗是《临路歌》：

大鹏飞兮振八裔，中天摧兮力不济。
余风激兮万世，游扶桑兮挂左袂。
后人得之传此，仲尼亡兮谁为出涕？

到底是什么疾病终结了李白的生命？历史语焉不详，大多是“以疾卒”“以病终”之类的只言片语。后世猜测中，酒精中毒是其一。李白似乎对他死于酒精中毒的命运有所预感。他晚年经常到一个姓纪的老者那里买酒，纪老者几十年来都靠酿酒为生，李白为他的酒倾倒，两人成了朋友。后来纪老者辞世，李白写了《哭宣城善酿纪叟》，诗中云：“夜台无李白，沽酒与何人？”

在一些民间传说里，李白的死要浪漫得多。人们说他乘着酒兴跃身到江中捞月亮，月亮没捞着，诗人骑着鲸鱼成仙而去——这个故事说明，热爱他的人们总是希望他真的就是一位“谪仙人”。

多少年来，人类总是追寻生命的意义。所谓生命的意义，按我的理解，就是人类用来抵抗虚无的力量。于李白，他所设想的生命的意义也许是出将入相，建功立业；最终，命运女神赐予他的却是诗歌，是那些闪烁性灵之光的文字。“垂辉映千春”，借助不朽的文字，李白抵抗了虚无，他的诗歌已经辉映了1300个春秋，还将继续辉映下去。